

也談 「吃兩魚」 的 態度「誠真」

陵兮



小野，是近年來很幸運的一名青年作家，從小說出版後的暢銷、連續獲得官方及民間小說獎，到「成功嶺上」的大賣座，總是引人注目，相信他除了擁有廣大讀者羣外，更有不少「愛深責切」的朋友，而在此時此地推出「寧靜海」這樣的「爛」片，不僅太不珍惜自己的羽毛，而且辜負了衆多愛護他的鄉親父老。

史思明先生適時地在六月份書評書目上發表大作，以「真誠」來砭針小野「自欺欺人」的虛榮作風，的確，替藝術圈裏所有混水摸魚，製造垃圾者打了一劑強心針，然而評介文字貴在客觀，史先生的大作之中，有不少論點未能就事論事，因此提出個人淺見，共同來探討一下。

● 一魚兩吃該先嚐嚐滋味如何？

史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問題是電影（寧靜海）和小說（揚帆、蝦米一號）孰先？孰後？同樣素材，由於處理手法不同，自然能造成不同的效果，正如白樸的梧桐雨、洪昇的長生殿、白居易的長恨歌、陳鴻的長恨歌傳，都是處理同樣的玄宗、貴妃愛情故事。讀者當就作品本身去欣賞研討，至於作者的時代、先後等考據問題並非當急之務。史先生不開門見山談作品，捨本逐末地考據時間先後，這種態度就不足取！其實早在「擎天鳩」，和「成功嶺上」的出現，就已經是先有電影劇本，再出現小說的「特例」，書和電影我都看過，書中包括了電影劇本及小說，很明顯地小說比起電影要深刻多了，而電影爲了票房和配合大牌女影星的連袂參加「愛國義舉」演出，反而破壞了原著的完整與統一，難道只因爲「賣座」而肯定電影比原著好？在十九頁裏，史先生將電影成功歸功於「導演組人員」，爲什麼「寧靜海」的失敗又不提「導演組人員」了呢？有趣的是演員的毫無氣質和主題曲不好，這和小野有什麼關係呢？我個人認爲編劇如果發現電影「導演組人員」製造出來的成品，和理想不同，應該有急流勇退的責任心，這恐怕是國片製作過程中，編劇所能參與的最大限度了。至於作者處理自己的素材，該有完全的自由，即使一魚五吃都無所謂，重要的是烹調的態度須真誠，上桌

的菜，滋味要好！評批者更應放下受「票房」影響的「功利主義」尺度，純粹就作品論得失，才不致流於主觀。諸如十九頁所述：孰先孰後？恐怕只有作者及電影商心理明白，外人則不得而知。「都是站在人身攻擊的角度，以曖昧不清的立場發言。」

● 寧靜海中那有白馬王子？

「寬靜海」如果不是掛了小野編劇的招牌，我們是犯不上多費筆墨的，因為它集合了所有國片中遭人詬病的缺點，正如知識份子不屑一顧的國產爛片，終會隨時光而灰飛煙滅。眼淚攻勢及情緒掌握失敗，是使該片格調低俗的主因。至於史先生所痛斥之處，我却不以爲然，因爲男主角絕對不是白馬王子，由他暴躁的脾氣，和毫無氣質的流氓架勢可知他只是世俗生活中極虛浮，不負責，口吐世界偉人名字而本身並沒什麼水準、骨氣的懦夫，把他硬幻想成白馬王子，恐怕是史先生一廂情願的看法。至於母親的角色，不過是國片中最老套的寫法——爲生活所迫，母親下海伴酒，偷偷賺錢幫助家計，還被子女誤解，最後兒子恍然大悟下跪求母寬恕。雖然是去掉牙的讚美慈母手法，但很明顯地，並沒有輕視、污辱母親的企圖呀！我認爲真正的敗筆在主角馬永霖老是吼着「我的心裏不寬靜嘛！」欲借此而點出主題——逃避現實，解決不了問題，人間的寧靜海、桃花源不在身外，而在每個人的心中。但是這種「點題」方式，未免太露骨了，急急切切想告訴觀眾一些有意義的教訓，反而使得藝術品的價值更加低落。此外全片幼稚荒唐處甚多，缺乏統一格調，這和「導演組人員」必然有關係。總之，本片是不值得一談的，但和小說「揚帆、蝦米一號」有共同主題處便在於皆是刻劃一個逃避現實、缺乏勇氣的懦夫，這是我所看到所謂「魚兩吃的那一尾魚了」。

●蝦米一號你為何沒勇氣揚帆？

小說裏的懦夫就是蝦米仔，如果一代一代都不願意成長，一味地作鴛鴦式縮，那麼別說蝦米一號了，就是二號、三號，一直到萬代子孫，都揚不起一張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大帆了。

五四的精神至今依然放亮，那是靠青年人的熱血點燃的，是充滿幹勁與理想的火炬，可惜今天不少青年人的心靈已經被物質腐化麻木，只在功利場上載沉載浮，真正勇往直前的熱血青年已不多見，所以蝦米仔呈現的個性是這般卑微，這樣一再地自欺欺人，連自己的愛情都不知道抓住與追尋，還說：「姚莉是天才，蝦米仔只配替你打蠟！」夢中都是姚莉的影子，在一接觸到現實又懦弱地龜縮起來了。姑且不論這篇小說有沒有資格「見證我們的時代」，但在反映現實生活上，對懦弱自卑的蝦米仔做了最大的諷刺，能够血淋淋地點出想逃避自我的人，總會擱淺在港口之內發霉的！無可奈何地逃回「鄉土」是很可憐的選擇，相信鄉土裏的父老也不歡迎這種人渣。不論你揚帆遠航或揚帆回家，總要帶著無比熱情勇氣和理想才行呀。）

綜合以上所述，我不欣賞「寧靜海」這部電影，但更不敢苟同史先生的評論筆調，真希望史論先生的批評是出自「真誠」，能純粹就作品來論得失，一鞭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，才是真誠的責善之道。我以為一魚兩吃的結果，「揚帆、蝦米一號」是一篇一點也不曖昧的成功小說，而電影「寧靜海」不該問世，污染了正在起步，改頭換面的國片清池，多一件垃圾，又害得批評家又要掃上一把！然而真誠客觀的批評者，也是今天社會所迫切需要的。因此史先生大作裏錯愛小野的種種深責，是難以使讀者信服的。